責任編輯：張旭婕
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
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

翠袖乾坤 查小欣

許志安：我和Sammi互相升值

近日不斷傳出許志安、鄭秀文於今年十一月結婚，婚禮在倫敦低調舉行，只會邀請二十位親友出席。就在此時，許志安推出主打歌《心照不宣》，是首悲歌，內容是講述女友出軌，與第三者在後門擁吻被自己見到，何以許志安會在此時推出比《爛泥》更悲的悲歌？在講慘情新歌之時，又追問他的婚訊，十分矛盾又搞笑。

先要許志安回應熱辣話題，究竟他和Sammi是否結婚？他清清喉嚨：「真的沒結婚打算，也沒求婚，一切都是謠傳。」「難道從無想過結婚？」「現階段太多事情要處理，亦未覺得有這個需要。」許志家一再否認婚訊。

「事業、婚姻、友情，你如何排位？」

「對於一個男人來說，事業很重要，如果我事業出問題，我會減少見朋友，因為我會不開心，影響相聚的氣氛，又怕會拖累朋友。」安仔為自己事業打分，謙稱十分滿分，他只達五分。

「如果事業出問題，又會否不想見女朋友？」問安仔。

「那又不會，如果是女朋友可以分擔一些憂慮，所以婚姻應該排第二位。」安仔坦白說。

「婚姻對安仔有甚麼意義？」「從前覺得婚姻好重要，好像沒飯吃般，現在覺得婚姻最重要是舒服、開心，肚不餓了，一種舒服的感覺。」

「你或你家人急於結婚嗎？」

「不急，家人也從來沒向我催婚。」

前陣子跟鄭秀文講愛情觀，Sammi說：「兩個人相處，最開心是發掘對方的優點，再發揮對方優點。」問安仔是否有同感。

安仔點頭：「同意的，而且互相增值也很重要，例如我知道哪套電影、哪本書好看，或有一些新事物，我也會跟對方分享。」

好動的許志安近幾年轉向靜態，他的新歌《心照不宣》，就是跟得獎作家陳慧合作，陳慧會寫四個小說，安仔會唱四首主題之歌，新歌《心照不宣》的內容，就是陳慧與安仔的經理人、此歌填詞人郭啟華的意念。

「Sammi聽了《心照不宣》嗎？有甚麼評語？」

安仔初時不肯回答，左閃右避了一陣，他才尷尬地說：「她說OK好聽。」明白安仔的忌諱是怕別人誤會他借戀情做宣傳。

天言知玄 楊天命

五行好朋友

人需要有多少朋友？

英國調查發現，現代人身邊的朋友不用多，只要五個「不同功能」的就夠：聆聽閣下心事的、為你慷慨解囊的、愛你的、通曉生活所需的及提供工作意見的——天命讀完這篇報道，不禁會心微笑，為何剛好是五個就夠呢？因為五正好代表着五行也！

例如朋友中的聆聽者，即木性的朋友也，因為木主仁慈，對人包容又有同情心，自然最適合成為傾訴心事的對象；慷慨解囊的，即主義的金性朋友，因這類五行的人最講義氣，雖未必有耐心與你婆婆媽媽地聊天訴苦，但卻願為你兩脅插刀，仗義疏財當然更不在話下。

數到愛自己的朋友，自然以屬火的人最為適合，火主熱情又主禮，而且更懂得注重儀表，世上哪有比這更理想的朋友或愛人？至於能通曉生活各種問題者，當然以主智的水性朋友為首選；提供工作意見的呢？則非土性人莫屬也，因為土主信，這類人不但不會信口開河，說話更是一諾千金！

所以，英國人的調查其實是有點小題大做，因為只要懂得中國的學理，就自然知道答案必然是五，因為它代表了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五種人類最高的德行，更代表了萬事萬物——一個人若能擁有一切，又怎會再要求更多？

至於如何可鑑別不同五行的朋友呢？可從八字或面相入手，這裡礙於篇幅所限，難以細說清楚，有興趣者不妨自行研究一下。不過話說回頭，人真的需要五個朋友嗎？我個人認為，就像古時的管仲與鮑叔一樣，知我心者，一個就夠了，畢竟交友並非為了滿足各種「不同功能」啊！

琴台客聚 彥火

了不起的退思園

同里是江南水鄉，但同里的嚮導，都喜歡以「東方小威尼斯」冠之。

作為花園大城蘇州，被冠以「東方威尼斯」稱號，同里不過是蘇州下面的小城，只好以「小威尼斯」攀比。

我聽罷很不是滋味。

威尼斯再漂亮，也是外國的。

威尼斯建市是公元八八二年才開始有人迹，而蘇州從吳王闔閭算起，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歷史了，同里也有一千多年歷史。

以年紀而論，蘇州包括同里，比起威尼斯大得多，後者是屬於孫字輩。

從園林藝術而言，江南水鄉兼有園林之幽致，比起威尼斯更有引人入勝的地方。

說起園林藝術，有外國學者認為「中國園林是世界園林之母」。

早年園藝家陳從周編的《中國園林藝術》，以江南園林為主題，曾風行海外，出版了不少外文版，外國學者曾以此作為中國園林藝術的入門書，評價極高。

陳從周筆下的同里和退思園，早令人怦然心動。

園林藝術之中，不說別的，單表同里園林的表表者——退思園，就很了不起！

退思園已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《世界遺產名錄》，一九八六年，美國紐約市在該市斯坦頓島植物園內，還以退思園為藍本，建造了一座面積三千八百五十平方呎的江南庭園，取名「退思莊」。

退思園，建於清光緒十一年至十三年。園主任蘭生，字畹香，號南雲。

光緒十年，內閣學士周德潤上書朝廷，彈劾任蘭生盤踞利津、營私肥己。光緒十一年正月，任蘭生被處分解職，後經調查，並無其事，部議革除職位。

任蘭生落職回鄉，花十萬兩銀子建造宅園，取名「退思」，準備韜光養晦。其弟任艾生哭兄詩有「題取退思期補過，平泉草木漫同看」之句，可見園名取《左傳》「進思盡忠，退思補過」之意。

退思園的設計者袁龍，字東籬，除擅長園林藝術，詩文書畫皆通。他根據江南水鄉特點，因地制宜，歷時兩年建成此園。

退思園佔地僅九畝八分，集清代園林之長，小巧精緻，清淡雅宜，亭台掩映，趣味盎然，被稱為江南古典園林的經典之作。

陳從周把退思園巧稱「貼水園」，孔子曰：「智者樂水，仁者樂山」。退思園正是以其深刻的文化內涵，聯結同里淵源流長的歷史，給人以翩然的遐想和啟迪。

整個格局緊湊，與自然融合為一，再結合植物配置，點綴四時景色，予人以清澈、幽靜、明朗之感。

退思園因地形所限，更因園主不願顯露，建築格局突破常規，改縱向為橫向，自西向東，西為宅，中為庭，東為園。宅則分外宅、內宅。外宅有轎廳、花廳、正廳三進。轎廳、花廳為一般作接客停轎所用，遇婚嫁喜事、祭祖典禮或貴賓來臨之時，則開正廳，以示隆重。

（《同里的躑躅》之二）

百家廊 湯禮春

小區大樹的命運

這棵大樟樹曾被認為是小區的一棵福樹。歷經幾百年滄桑，依舊是枝繁葉茂，鬱鬱蔥蔥。風雨雷電，刀霜雪劍沒有摧殘她，她依然保持着蓬勃向上的精神。她生長在小區一片空地的小坡上，她昂首挺拔，像一個巨人，俯視着腳下的芸芸眾生，她又像一把巨大的綠傘，庇護着方圓半畝的弱小生靈。

這棵大樹是小區居民最嚮往的地方。每天，小區居民都愛在這大樹下散步，每天早晨，都有老人在這棵大樹下的草地上舒緩地打着太極拳；每天傍晚，都有兒童在這大樹下蹣跚學步；夜深了，還有一對對情侶在這大樹下釋放情語……

無論是酷暑還是嚴冬，這棵大樹都保持着她的綠色，她給人一種溫情，一種平和，一種力量，一種慈祥，讓人啟迪，讓人肅然起敬。她像個肅穆從容的智者，即使大風來襲，她也不搖頭晃腦，披頭散髮；即使開花，她也是悄悄的來臨，當她的暗香讓小區所有家庭都嗅到一種溫馨的甜蜜時，人們才驚訝地發現這棵大樟樹開花了，她那小小的顆粒的黃花看似不起眼，可那花香卻讓人沉醉。

每當有新的住戶搬到這個小區來時，都會驚奇地矚目着她，都會不由地讚嘆：好大一棵樹呀！都會為即將生活的家園有這樣一棵大樹而欣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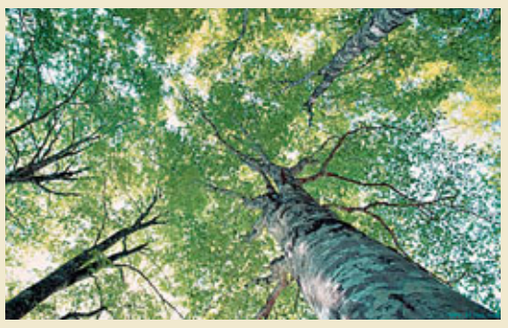
為了保存這棵大樹，房產商當初在開發這個小區時，曾有意在大樹的周圍留下一片空地，並許諾在這片空地上，將會以大樹為中心建成一個小型花園。由此，這個小區建成的房屋十分走俏。

然而隨着小區已開發的房屋全部售罄，隨着城市地價的越來越昂貴，貪婪讓開發這個小區的地產商紅了眼、昧了心，他最終瞄上了這棵大樹所屬的空地，他要在這片空地上見縫插針，再蓋上幾棟三十幾層的高樓。消息傳出，小區居民嘩然了，他們都想捍衛這棵大樹，這片綠色的家園。小區居民代表曾跟開發商誠懇地建言：你們開發這一個小區，已經從三百萬資金起家，積累了上十億的資產，錢對於你們來說，已經只是個數字符號，沒有實際的意義，你們的錢這一輩子和下幾輩子都用不完，你們何不行點善、積點德，做點保護環境、功在千秋的好事，將這棵大樹保護起來，將她周圍的一小片空地建成一個公園，讓地球和小區的居民都永久地記住你們的功德呢?! 再說，你們當初賣房時，也曾這樣承諾過的呀！

然而此時的開發商已經被金錢燒紅了眼睛，已經被貪婪蒙蔽了心靈，他們有錢撐腰，根本不把草芥小民放在眼中，他們執意要上演最後的瘋狂，執意要將最後一塊地的油水搾乾。他們採用欺騙的辦法公示，在一個一般居民都看不到的時間和地點公示，而且張貼上去照完相後，即刻揭去，又安排居住在小區的職工家屬作為代表參加聽證會，又以金錢賄賂鋪路，打通了上上下下許多關係，取得了規劃局的審批。

儘管小區的居民都反對開發商的貪婪行為，可在有金錢支撐的開發商面前，在有官商結合的盾牌下，小區居民奈之無何，聽任開發商炸響了新樓盤開工奠基的鞭炮。一時間，機器轟隆，一台台推土機開到了大樹的周圍，一台台挖掘機步步為營，蠶食着大樹周圍的土地，大樹好像已經感覺到了危機，現出滄桑般的愁容，就連樹上的鳥兒也察覺到了危險的來臨，紛紛棄巢而逃。小區的居民已經感覺到了大樹的生死存亡就在旦夕，紛紛走出家門，聚集在大樹的周圍，試圖用血肉之軀保衛大樹。地產老闆一方面運用權勢，派警察來以「破壞社會穩定」的罪名，來恐嚇驅趕小區居民，一方面又假意妥協，說會修改方案，將大樹保留，把大樹當成新小區的一個大門。在權勢的恐嚇下和地產商老闆的信誓旦旦下。小區居民退縮了。地產商的開工繼續進行，施工的噪音日夜響個不停。終於，巨大的地基已經澆灌完畢，人們發現那棵大樹就如同站在懸崖之上，兩邊都是巨大的深坑。小區居民都為大樹捏了一把汗，然而又無能為力，只能黯然神傷地聽任大樹在懸崖之上風雨飄搖地呼號！

在風雨中，施工也仍在繼續進行，很快，大樹的兩邊就長出了一片混凝土的高牆，而且那高牆一天往上竄一節，很快就高過了大樹，高牆上每天嘩嘩啦啦的傾下雨點般的水泥灰、沙石、磚頭砸在大樹的枝葉上，大樹每天都在痛苦地呻吟，大樹一天一天變得憔悴、蒼老，她不再是蔥蔥鬱鬱，而是蓬頭垢面，灰頭灰臉了。儘管小區的居民為這棵大樹的慘狀心疼不已，都捶胸頓足，都恨之迭迭，可他們又能為大樹做點什麼？此刻他們心裡才悟徹道：「群眾的力量是無敵的」這種話，在權勢面前，都只是虛話，顯得是那麼蒼白無力，不管大樹多麼可憐，不論小區居民如何心疼，都阻擋不了大樹兩邊高樓越竄越高，最後直插雲天了。大樹在兩邊高樓的夾擊下顯得那樣沮喪，她拚命地搖動枝葉，拚命地掙扎，拚命地想重振綠風。可在兩邊高樓的夾擊下，沒有風來幫助她，沒有陽光來親吻她，她變得孤立無助，她只能聽任兩旁的高樓像一幅枷鎖桎梏着她，她只能暗暗地哭泣，獨自地憔悴，她開始一天天變得蒼老，綠葉一片片變黃，枝條一天天蕭條。終於有一天，大樹再也忍受不了這樣的折磨，她含恨死去。那已變成黑色的軀幹仍然不願倒下，仍然向空中伸展，好像一根手臂在伸向天空，在質問宇宙：芸芸大地，難道就容不下我一棵樹的生存？又好像在質問着人類：我曾有恩於你們，曾給你們送去綠蔭，可是在我遭難時，你們為什麼救不了我？!



■人類掌握着大樹的生死大權。 網上圖片

在一個風雨如晦的夜裡，在一陣猛烈的電閃雷霆之後，這棵大樹的屍骨枯木突然燃起了熊熊的大火，那大火由於帶着強烈的憤怒，居然在雨中瘋狂跳躍，燃燒不止，最終還點燃了旁邊剛剛建好的高樓，更大的火焰飛騰起來，在熊熊火焰中，幾棟新高樓轟然倒塌。

生活語絲 吳康民

小樽運河

離北海道札幌約四十公里的小樽，有一條短短的「運河」，其實這談不上是什麼運河，原本「河」的兩岸是一排貨物的倉庫，現在一邊改裝為商店和餐廳，另一邊卻變身為情人們的散步大道。旁邊有一些藝術家即席造像。也有落魄的音樂家在此自彈吉他乞錢。這樣，短短的小樽運河便自有一種浪漫的情調。據說還因為有一齣日本電影《情書》而使此地聲名大噪。大概夜晚在兜售自製的小藝術品、繪畫，或者代人大利威尼斯在小河上乘那種「貢多拉」小船的浪漫情調，至今印象難忘。

遊罷運河，轉到街頭，欣賞此地著名的手工製作的玻璃器皿和音樂盒。

小樽色內大街充滿古典情調。原來這裡保留着許多建於日本明治以至大正、昭和時期的古建築。到了此地，我又再次為北京的古典建築被拆除得七七八八感到惋惜。

小樽的製造音樂盒堂便是由兩幢紅磚和石頭建造的建築物組成。建於明治四十五年，帶有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的風格。光是欣賞這一座古建築，就是一種藝術享受。至於內裡陳列着兩萬五千多種大小型的音樂盒，更是美不勝收。如果有現成的我所喜愛的毛阿敏的歌，我一定買下。當然他們也可以代錄，可是手續繁複。

至於那條賣玻璃器皿的，同樣是整整一條街，最著名的是「大正硝子館」。日本人把玻璃叫做「硝子」，大概認為玻璃原料就是「硝石」的緣故吧。

這些玻璃製品，大多是水晶式的飾物，也是琳琅滿目，女士們一定會流連忘返。我都是匆匆掠過，不過分欣賞。午飯在附近一家「民宿青塚食堂」吃，又是鼓勵加菜，加一碟海膽，要七八千日圓。我卻毫不欣賞，只把半條燒魚吃光。

隨想國 興國

甘肅水果

我的家人很喜歡吃水果，幾乎什麼水果都吃，最要緊的是看時令，有些不屬於那個季節而出現的水果，就認定是經科技冷藏保存而不新鮮。家人對吃蘋果最是挑剔，帶一點點酸味的，不夠爽脆的，吃一次就記住那個牌子，從此不買了。因此，我在香港什麼牌子什麼國家的蘋果都試遍了，但家人寧可不吃，也不肯屈就那些吃過而感覺不好的。

這次在蘭州，看到街上有賣蘋果的，但我都沒有買。從蘭州到了嘉峪關，入住國際大酒店，甫進房間，看到為住客準備的水果，有蘋果，還有杏。我拿起蘋果嚐了一口，既甜且爽，忍不住把一整個啃了，即刻揭去，又安排居住在小區的職工家屬作為代表參加聽證會，又以金錢賄賂鋪路，打通了上上下下許多關係，取得了規劃局的審批。

儘管小區的居民都反對開發商的貪婪行為，可光，天呀！這不就是我們家人夢寐以求的蘋果嗎？我立即把餘下那一個放在背包裡，要帶回香港讓妻兒嚐嚐。我還特地問酒店的人，蘋果都是那樣甜脆的。

可惜後來沒有回蘭州，而在後來的活動裡並沒有遇上蘋果，所以那是珍貴的一顆。雖然沒有遇上蘋果，卻遇上了盛產中的杏和蜜瓜。

第一個杏是在嘉峪關一處農家吃農家菜時，主人特別帶我們到他的杏園裡，親自摘取成熟的杏果來吃，嘩！真的是甜美多汁之極。第二次吃杏，是到了敦煌後，當地產的李廣杏，又大又甜。

在甘肅吃到的第一個蜜瓜，是在瓜州的休息站，那裡賣的「銀的」蜜瓜，白色的，柔細軟甜，滿嘴甜液之外，蜜汁還流了一地。第二次吃蜜瓜，是在敦煌吃的「金皇后」，金黃的顏色，爽脆甘甜無比。兩種蜜瓜不同風格，看吃食者喜歡軟綿或脆爽，怪不得在敦煌搭機返航時，在機場打包的全是一盒盒的蜜瓜了。

回到香港，我心中有個疑問，甘肅的水果那麼美好，為什麼竟然沒有人引進到香港販售？為什麼那麼多的外國水果而不見滋味無窮的甘肅水果？難道除了外國的月亮比較圓之外，港人都認為水果是外國的比較香？

路地觀察 湯禎兆

略說西尾維新

說起《化物語》，不得不提西尾維新。其實《化物語》是他在《講談社BOX》上刊載的輕小說，後來於〇九年七月改編成動畫，屬「西尾維新動畫計劃」的第一個項目。

日本踏入零零年代後，泛起了一股輕小說風潮，西尾維新正好屬當中旗手，其他的同流者還有佐藤友哉、舞城王太郎及滝本竜彦等人。東浩紀在《遊戲般的現實主義之誕生——動物化的後現代2》（講談社，〇七）直指西尾的崛起，與九十年代森博嗣及清涼院流水等的冒頭有緊密關連，只不過當時仍未有輕小說的名目，於是他們被歸類為懸疑推理小說作家而已。宇野常寬在《零零年代的想像力》（早川書房，一一）回溯當年的文學界景象，指出東浩紀曾為〇三年的芥川獎把獎項頒給金原瞳（《蛇信與舌環》）及綿矢莉莎《欠踹的背影》而頗為不滿，對於文學界沒有留意到輕小說風潮中的創意不以為然。事實上，金原及綿矢其實與西維均屬同時代人，而芥川獎於零零年代初期所吹捧出來的青春文學風潮，已被批評為業界操控的一種經營上宣傳策略，透過獎項的光環去為新作家撐腰及促銷。不過宇野常寬對東浩紀的熱情擁抱輕小說風潮也作出反省，指出獲東浩紀高度評價的一眾文壇新手，其實時至今天也只有西尾維新一直屹立不倒保持銳氣。

福嶋亮大在《當神話開始思考——網路社會的文化論》（台灣大藝出版中譯本，一二）直言西尾的文風極盡調侃饒舌之能事，不斷以後設的概念成文，甚至在故事中把自己所鋪陳的拆台推倒也不為已甚，最經典的莫過於作為《化物語》續傳的《偽物語》，差不多所有的角色性格都悉數摧毀殆盡。福嶋形容西維的文風為狂妄囂張，故意不斷重複同樣的語彙把文辭中有意義及無意義的界線模糊化，其實屬一種「機巧」的用法。他所指的「機巧」（WIT）乃源自佛洛依德心理學中的用法——以無意義來闡明機巧，因為無意義乃偽裝成有意義的存在，讓人乍看下以為內有乾坤，其實除了空洞之外便甚麼都不是，但這種操作手法於過程中便孕育出機巧來。對我來說，《化物語》中不少名言均可充分說明出以上特性，如女主角戰場原黑儀的自我介紹便是「銅四十公克、鋅二十五公克、鎳十五公克，隱藏害羞五公克再加上惡意九十七公斤，我的暴言就是這樣鍊成的」。另外還有神原駿河的「能讓我使出全力奔跑的只有阿良良木學長、戰場原學姐、以及BL小說的發售日」。西維魔法正是由此鑄成。